

## 普通男朋友

瀛苑副刊

文／張曉惠

我曾愛過一個男孩，他說我像花一般美，在每個月光的晚上，他來到我窗口歌唱。那歌聲輕輕揚起，我心兒也跟著顫動，不知道為什麼哭泣，睜開眼他已經離去……我曾愛過一個男孩，他也許已兒女成群，在每個冬天的晚上，在爐邊教他們歌唱。爐火慢慢燒著，我心兒也跟著顫動，卻不知道為什麼哭泣，莫非我還依然年輕？

這是一首很美的歌，讓人回想起青澀的中學歲月，不管相隔多久，再聽時依舊叫我怦然心動低迴不已。它是陳黎的詞，陳昇編曲，歌名就叫〈我曾愛過一個男孩〉，經黃鶯鶯翻唱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故事，原歌名其實就叫〈故事〉。一九九四年，陳黎意外得到德國猶太裔女歌手Esther Ofarims的歌唱集，其中由E. Ferstl 譜曲、德國大詩人海涅的名作《兒時情景》(〈Kinderspiele〉)或翻成《兒童遊戲》，也收錄其中。因為旋律甜美而且容易上口，陳黎忍不住拿起筆填上中文歌詞，花了兩節課的時間湊成以上摘錄的〈我曾愛過一個男孩〉。

我曾愛過一個男孩。

打從念書時代，我們就是氣味相投，同年齡的男女生忙著打電動迷偶像時，我們已對李安的〈喜宴〉和〈飲食男女〉深深著迷，他問我：「最後一幕為什麼要這樣拍？為什麼李安要讓郎雄的手高高舉起？」

「一切都承擔下來……」我思索了一會「這個爸爸願意把一切都承擔下來，包括兒子的選擇。」

心裡沒說出口的是，就像我看待我們之間。那陣子我學會了電影主題曲，一天到晚在他耳畔唱：「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

等車等得太無聊時，我會繞著他的身體轉圈圈，邊哼著：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牽你的手，不去想該不該回頭……

有時候他就對著我傻笑，彷彿理解了這份心思，知道自己是我的世界裡的圓心，願意拉著我，抵抗一切離心力，包括同學師長的眼光、包括沉重的升學壓力。有時候卻像看待不懂事又黏人的幼稚女孩，冷冷地丟一句：車子來了啦！

之後說好了一起去補習班試聽，當時很流行的「思考派教學法」。第二次上課前的空檔，我正低著頭猛吃便當，他穿著中正高中制服忽然衝到我耳邊，神秘又興奮地說

：「不要上了，我們去重慶南路。」

我愣住了，但舀飯的手勢很快繼續運作，「不行，今天要上排列組合。」

看我不理他，他又扯扯我的袖子，「走啦，去逛書店，你不是要買〈千江有水〉，不要上啦！無聊死了！」

他越講越激動，可是越有吸引力。我立刻開始收東西，慌張地擠出排滿課桌椅的階梯教室，那走道真是狹促，豈止〈桃花源記〉形容的「初極狹，纔通人」，根本是從頭到尾都要側著身經過，剛走到樓下就想到：便當袋忘了提！我堅持不願再進去，老師已經站上講台了，一進一出多麼艱難，還得面對黑壓壓一整片奮發向上用功讀書的優秀同學，滿坑滿谷的綠衣黑裙、白裳黑裙、黃衫黑裙或卡其制服，太丟臉了。

後來是他替我進去丟臉的。

大考結束後，他考上中部某私校商業設計系，我卻落榜了，以為就要各奔東西，卻在暑假生日的時候，收到一張精巧的卡片，上面飛揚的字跡是我再熟悉不過的牽掛：

從自然組轉社會組不容易，

要好好加油。

如果我能擁有一個願望，

我希望，

阿敏明年上大學。

就這樣，我甘心關在重考班，啃著他寄來的筆記、參考書、講義，重複再重複地做著他寫過的測驗卷。偌大的教室裡只有一扇矮窗，想要看看藍天還得屈身仰望，有時候熬不下去了，就捧著筆墨燦然的英文筆記，躲在窗檯邊哭泣。

再癡心等待他週末的到訪（我想他再也不敢從補習班把我拉出去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強烈懷疑他的性向，那時都上大了一了，我拒絕他的邀約他不生氣，我和學長交往他也不生氣，女朋友一個也沒交過，靜靜讀著他的高達柏格曼侯孝賢，幻想自己有天拍出驚世之作；或畫些超現實充滿哀傷帶些扭曲的漫畫寄給我，尤其是蹲成功嶺的那段日子。但大多數的時間裡，他總靜靜看著我，從熱戀到失戀，一次又一次。

面對我幾度幾乎脫軌的暗示，他總是眨眨眼或轉轉眼珠，再技巧性地轉移話題，當時正值少女情懷的我氣惱地認定那便是拒絕了，寄往金門四二砲連的信裡一開頭就講明：「我得留心我的修辭／隨時你執著紅筆／在對面／校閱我的多情」，還寫下這樣的詩表明心志：

就站這

這個距離 剛好

你傷不到我

我抱不到你

就是這個距離

再多一點 友情的膜會被突穿

尷尬一吹起 嘻笑玩鬧的風箏又想掙脫

只能愛 一點點

相濡以沫 相敬如賓

可以不滿或哭鬧

天平的另一端是友誼

連砒碼也猶豫

偶爾 指針打了個盹

不小心偎到他的肩頭

趕緊洗把臉就好

刻痕不做記錄用

連砒碼也猶豫

沉重的心情隨你的喜怒

搖晃

起落

搖晃

起落

還是站這吧

就是這個距離 剛好

回首過去，對年輕的自己真是又氣又憐。

現在他已是某雜誌社的特約作家，老稱自己是Free agent。閒暇時帶著相機到處跑

；隻身到澎湖旅行時，用手機錄了一整段海潮回來，一回來就故作神秘地叫我快來聽

。

我告訴自己，如果自由能給他快樂，就欣賞那飛翔的姿態吧，愛或不愛的問題已不重

要，歲月流轉，生活中總有他偶捎來的問候。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他是我的青梅竹馬、普通男朋友。



淡江時報社